

# 醒來以後

## 1

醒來以後，哲榮坐在床上，屋裡闐靜得可以，一點聲息都沒有。

只覺得剛起床沒多久，天色就暗了下來，他起了身，窗外彷彿另一個世界，閃閃發亮的海洋就在幾呎外，感覺起來卻好遙遠。

這些日子，當他起床時時針已經走到十一，停在七點的定時器彷彿失去作用，沒有一天叫醒過他。睜開惺忪睡眼只見模糊一片，哲榮從床上蹬起，雙手制約地拉起窗櫺旁的棉線，陽光喇地衝了進來。這是他每天起床後做的第一件事，也是讓他清醒的主因。那海，順著光線前進，詭異的波紋在瞳孔裡蕩，沿著小村的街徑翻滾，朝他而來，嘩啦嘩啦從窗戶湧進，將所有一切淹沒。

也順便淹去他殘剩的困意。

在房裡東摸西摸，沒想到一下就下午了，父母留下的早餐已經發涼，冷稀飯和吃了半面的煎皇帝魚引不起任何食慾，哲榮不想出去買便當，在冰箱翻了翻，找到一瓶果汁，和幾片吐司。坐在餐桌前，光線太暗，哲榮伸手扭開電燈。日光燈啪地亮起刹那，覺得刺澀，眼睛眨了幾下，這時他才發覺似乎從那天晚上之後，屋裡就沒透進一絲亮光過。吃完吐司關了燈，他打算出門，黑暗與廚餘味交疊，場景突然倒退發黃，播放著幾個月前的畫面。坐在鐵椅上，他往廁所望去，彷彿又看見那天，父親穿著白色汗衫和開叉的四角內褲，咿呀地打開廁所門，糾著眉頭，一臉疑惑的問他：「你要去哪裡？」

要去哪裡？彷彿夢遊醒來一般，哲榮提著行李說不出一句話，父親走向餐桌，轉亮電燈，睜大眼睛看著他。那日光燈不如平常溫馴，刺眼的嚇人，完全將他的樣子顯現出來，紛亂的頭髮，鬆塌的短褲，滿是折紋的T恤，眼鏡上積了厚厚一層灰，一副狼狽樣拿著旅行袋。父親沒說什麼，依舊鎖著眉頭，光線刺著他睜不開眼，只瞧見父親臉上鬆垮的皮膚，老人斑竟像蟲子一樣蠕蠕爬著。

這燈彷彿照亮了什麼，他想，剛剛只是在床上驚醒，好像做了惡夢，又忘記做了什麼，突然一股念頭升起，「我為什麼會在這裡？」他喃喃，身體像被催眠似的自動的把床下那黑色的旅行袋拉出來，隨便丟了幾件衣服進去，趿上拖鞋，就往後門走去。還沒碰到把手，廁所一陣嘩啦沖水聲，父親走了出來，等到回過神，父親的手正握著電燈開關，直望著他。

發現自己的樣子，燈光下頹喪地如無處可逃的囚犯，他低頭不語，轉身走回房間。輾轉一夜沒睡，隔天一早，卻看到父親趴在餐桌上睡覺。至始至終，父親只說了句你要去哪裡，那時他剛搬回來沒多久，這句話卻在心裡鯁到現在，每回開燈這話就如錄音機一樣不斷重複，父親疑惑的眼神重新映回他眼簾，那眼神看來很深很深，隨著時間凝視，不停挖深。

他站了起來，把半掩的廁所門關好，不去想這些事情，從後門走出去。

起床時只披了件長襯衫，哲榮忍著寒意，佷緊雙臂，聳肩往海邊走去。小村主幹早上時是村裡的菜市場，然而過了中午，除了原有的店家外，其他擺攤的都

收了差不多。最後一戶是水果店，老闆正在清洗磁磚拼成的攤位，哲榮對他笑了笑，老闆沒有說什麼，只是點頭笑了一下，又低頭去刷那已經泛黃的磁磚，老闆身影不自然，還記得剛回家時他還喜孜孜的跟自己打招呼，露出一口嚼檳榔嚼到黑黑的牙齒親切的問他：「回來過節啊？這麼早啊？」

一段日子下來，老闆已經很少跟他說話，每回遇見只是啞啞一笑，他失業的事在這小漁村裡像海風一樣，一家透進一家，沒有人明說，卻在眾人眼神中看得出消息的傳送。約莫兩個月前，他如往常走到這兒，水果店老闆向他招招手，很熱心的跟他說：「你要不要來我們這邊幫忙，我們這裡缺人手……」

那熱切的音調聽來溫暖，哲榮卻從心裡升起一股厭惡，他意識到這樣的情緒不對，卻無法控制全身起雞皮疙瘩，老闆的樣子看來像施捨，過份的慈悲，他沒有答應，馬上轉頭回家，好幾個星期不到這兒來，等到再見到水果店老闆時，彼此已然存著一道尷尬的隔閡，那沈默的氛圍讓兩人只能互報微笑迄今。

他知道是他不對，但也知道老闆聽到了什麼耳語，他實在不知該做些什麼，只好拋下那家店，坐在堤防上看著這時而灰樸時而碧朗的大海。

## 2

冬天，天很快就黑了，哲榮到家前，父母已先回來。夫妻倆各執餐桌兩旁，中間一雙碗筷，是留給他的。

吃飯的時間，父親例行問句今天做了什麼，他簡單嗯嗯敷衍兩聲，便結束不超過三兩句的對話，靜默容易讓時間顯得巨大，流動變得窒礙難行，等到父親吃完飯到客廳扭開電視，那連珠砲似的罐頭笑聲從音箱迸然冒出，幾乎停擺的一切才會慢慢恢復，母親總是故意吃最後，等著洗碗，在父母眼中，小孩永遠長不大，哲榮還停在那洗碗還會弄破，必須踮腳才能搆到水龍頭的時候。

這是他們驕傲的兒子，一向風光的他，不論做什麼都是佼佼者，這個小漁村就要靠他發光，每個教過他的老師都這樣說，書櫃下疊得高高的獎狀就是最好的證明。眼前這個男孩，讓他們在村裡笑不攏嘴，他人羨慕的話不停，就連清晨站在漁船上，耳邊呼嘯而過的冷冷海風，都是甜言蜜語。

母親正想跟他說些什麼，哲榮一個起身，連碗都沒拿到水槽就離開飯廳，拖鞋叭答叭答響進房裡。「他在想什麼？」母親停止挾菜，一口一口吃下碗裡的鹹澀苦辣。

廚房水聲嘩啦，碗盤碰撞匡啷，哲榮知道母親正在洗碗，他的心卻如同那個他沒放到水槽的瓷碗，等著那裡。自從城裡的朋友來了那通電話之後，他的心就一直晃蕩著。決定回家的前一天，這個在公司熟稔如兄弟的好友特地請他吃頓飯，兩人舉行著蕭條的送別會，喝著一瓶接一瓶的啤酒，他們無話不談，一同罵著勢利眼的上司和無情的公司，在裁員的名單裡，竟然從資歷淺的員工先開刀，一份工作都還沒做熟，就嚐到淒淒失業的滋味。

酒精昏暈意識，茫茫中看到對方雙頰酡紅，嘴裡吐出一些有的沒有的話語，從辦公司裡最漂亮的小妹說到市儈的組長，不久，小菜見底，酒也罄盡，兩人卻

沒有離去的意思。牆上的時針走過十二，就是今天，哲榮就要坐火車回家，但不是那二十來坪的單身公寓。

「呵呵！」朋友拿起酒瓶，口氣無力且自嘲的看著他：「你看，我們現在也只能喝這種廉價酒。」說完，又一陣苦笑。公司裁員後，他們兩人不知是哪裡惹來晦氣，找工作兩個月來，屢戰屢敗。

「同是天涯淪落人。」哲榮和朋友離開店面，搭了計程車到他住處，準備窩個幾小時，再到車站。離去的前一刻，初來這城市的興奮和畫面變得異常清楚，那是剛退伍後，幸運地應聘至一家大公司，開始享有優渥薪水和受人欣羨的社會地位。

他忙著添置家具，裝潢房屋，新生活就要開始，嶄新發亮的西裝掛在門後，望向窗外，城市的輪廓明白清晰，大大小小的高樓，弧線如股票長條圖，湧起一陣鬥志。

如今的模樣更顯過去歛噓，再溫暖的回憶都會變涼。朋友鼾聲隆隆，濃重的酒騷味和由心底升起的寒意，是對城市最後的印象。

回家後過一陣子，朋友打來一通驚喜的電話，說他找到工作，這個工作甚至比以前的還要好，那是一家美商公司，每年的營業額在台灣數一數二，薪資待遇也不錯。朋友雀躍的口氣在電話那頭，高昂聲調弄得話筒喇叭吱吱作響，那刻，高興和哀傷的情緒同時湧至，心情複雜無言以對，任朋友逕自重復又重復如何找到工作，怎麼受到面試官賞識的過程。

父母就快回來，黃昏的天空紅成一片。今天做了什麼，不，回來後做了什麼，思緒把朋友的喋喋不休拋得遠遠，會不會是他太快放棄了，或許再過一個月一星期甚至幾天，他不這麼急著回來的話，今天打電話的人就是他，重回西裝筆挺大廈裡的生活，而不是在這裡，每天都不想醒來，只想睡下去。

分不清嫉妒還是羨慕，他眼巴巴望著別人站在遙不可及的遠方，怎麼趕都趕不到的所在。客廳的鏡子映出他的樣子，這眼神這表情這感覺從小到大不知看過多少次，如今輪番迭次地轉到他臉上來。

幸好電話隔著距離，朋友看不到他頹喪的表情。被問及回來後日子怎樣，整個人突然像從高空掉下，裂成一塊一塊。這感受很奇怪，然而聲音易於偽裝，哲榮嘻嘻哈哈，推拖著問題。

如此渾渾噩噩過了幾天，等到一堆從城裡寄來的信。是房東寄來的，說是之後一些寄給他的信件。哲榮解開束得緊緊的塑膠繩，大大小小的信倒成扇狀，為數不少的信件裡，廣告傳單佔了大半，將這些花枝招展的垃圾丟到一旁，其他的信件，則是離開城市後，所剩零星回應。

信封上標楷體各公司行號印得工整，不論公司是大是小，信封上的規模總是這麼體面。拆開來看，大多是不被錄用的通知。也有幾家願意錄取他，但規模都不大、沒啥名氣，也過了期。忽然他替自己感到慶幸，沒去那裡工作。一股自發的防禦情緒升起。

哲榮搞不懂當時怎麼會拿著履歷表到這些地方應徵，之前東奔西跑的生活隨

著這些信寄了回來。每天買幾份報紙開始東圈西圈，這家那家的打電話，或登門拜訪，挫敗太多，報紙上沒被畫圈的公司開始吸引他的目光，一些座落在連聽都沒聽過的街路的小公司，他也身形卑微的前去應徵，這是暫時，這是我的跳板，我還是要回那十來樓的公司去，當時他想。

一個下午都在看信，陽光黯淡，烏雲比前幾天都要來得多。收進牛皮紙袋，用煙灰缸壓住封頭，他倚著門，村裡人真的很少，半小時只見一條癩皮狗抖著鬆垮的皮毛，瑟瑟地跑過去。

他懷念起城市裡許多迎面而來陌生臉孔，上個天橋，都有洶湧的人潮。

「就快過年，很多人都會回來，人要變多了。」月曆上春節兩個字，提醒他這件事。

### 3

但是，被提醒的，卻不只有這件事。

隔天一早，他如慣例拉開窗簾，烏雲更多了，凜冽的風，海換上一層灰灰的大衣，連浪都在發抖，晃動的程度變得劇烈，濤聲像巨大的牙齒喀喀喀打著顫。

更暗了。灰撲撲的海色灌了進來，如在房間四周潑灑墨水，了無生氣的散成頹圯氣氛。精神又似縮進被窩，深深打個哈欠。其實很早，一樣十一點，外頭卻灰成向晚。

離開房間，往前門走去，卻看到母親坐在客廳。她拿出一張單子，跟他說：「你好好考慮一下，你老師昨天打電話來說期限快到了，如果你答應簽個字，還可以先在學校教個一學期，看看以後要不要考師資班轉成正式老師，當老師不錯啦！」

哲榮坐下，把單子拿過來，代課老師的聘任單。母親上午沒跟著出海，在中午出門前，好好對他苦口婆心一陣。

好像都聽進去了，又說不出母親剛剛講了什麼。對於他的失業，第一次發現父母比他還急，就是在國小老師出現的那天晚上。

到雜貨店買了幾瓶米酒回來，看到客廳坐了一個熟悉的身影，父母正和他聊得愉快，臉上有說有笑。

那人把臉轉向哲榮，笑了一下。哲榮定睛一看，是陳老師，小學六年級的導師。

陳老師的皺紋變多，眼角的魚尾紋看得清楚，教他那年陳老師不過三十好幾，現在卻已五十出頭了。

老師給人感覺沒變，依舊和藹親切，眼睛沒停止笑過似的，謎成一條美麗的弧線。老師很賞識哲榮，國小時常帶他出去校外參加比賽，升國中時，還想辦法幫他轉到市區的明星學校去就讀。這小孩有潛力，每回帶他出去，看到別校的老師，陳老師總以極為自豪的口吻，拍拍他的肩對他們說。

他和老師敘舊，時間過得很快，回想起國小的種種，浮上難得的喜悅。將近九點半，老師拿出一張紙，遞給他。

「哲榮，」老師的口氣維持舒緩：「這是學校的代課老師聘單，你可以考慮一下，我們小學校，規定沒有那麼嚴格。你父母對你很關心，到學校找過我好幾次。小漁村村工作機會不多，教書的工作應該蠻適合你的，我已跟校長提過，他也贊同，現在就看你了，你可以先來試試看，有興趣還有管道成爲正式老師。」

哲榮呆望手上的單子，這表好似一張履歷，填資料的動作，已是一段時間，他不願碰觸的痛。

「你好好想想。」陳老師繼續說，父母則在一旁幫腔。陳老師不斷重複父母到學校談話時那種擔心的神情和口氣，哲榮皺著眉頭聽。

腦袋一片空白，招呼老師離去後，他回到房間，那張紙遂壓在茶几下的農民曆裡，他寫不下自己的名，彷彿落筆簽署的是一份投降聲明，不到最後一刻，哪能隨意簽字，雙手高舉白旗。

所以遺忘可以逃避。若不是母親提起，這一切就如茶几底下過期的農民曆，霉黃而失去價值。父母幫他找工作的事之後從鄰居的口裡略知一二，水果店老闆的好心跟這個多少有關係，他嫌惡所有的工作，總是一再逃避。不過是真的討厭這些工作，還是害怕工作，他的答案是問號。

於是，那張白紙又被壓回農民曆裡。哲榮脫下外，倒回床上，熱烘烘的被窩，最寵愛他。

#### 4

越到過年天氣越冷，氣象報告說一道強勁的東北季風將要來到，海面頓時騷動起來。村裡人明顯增多，漁船進出頻繁，過年前，魚貨需要量大增，父母往往早早起床，看看可不可以趕著出海兩趟，捕更多的魚。

除夕前兩天，哲榮從睡夢中被喚起，父親穿著厚厚的外衣，套上塑膠圍布，拿了一雙雨鞋要他起床。

「今天阿松伯不能來，你來幫忙一下。」父親聲音沉穩，有股魄力，教人無法拒絕，儘管心中有多少的不願意，也不敢抱怨。

時鐘停在四點，父親的聲音在門外催，離開床舖，冰凍的空氣迅速迫身而來，哲榮不住地發抖，瞧瞧外頭，風勢強勁，樹影綽綽，連忙穿上幾層衣服，披件夾克，把腳套進雨鞋，隨著父母出門。

天色還在睡覺，漁村的居民就開始工作了，小碼頭漁船馬達聲隆隆，聲音吵雜。柴油味刺鼻，並排共十來艘漁船，哲榮家的船是第一艘出發的，搭搭搭駛離漁港，哲榮往岸上看去，人影穿梭繁忙，小碼頭鐵棚燈光明亮，看得清楚。沒想到，還有這麼一個世界，開始在每日清晨四五點，雨鞋聲喀拉喀拉，昨天掉落的魚鱗還未洗盡，今天又有新貨要進。

住在漁村，居然對這些感到陌生，他心虛。

空氣冷得可以結成冰塊，同船的阿福叔見他發紫的鼻子，遞過去一個口罩。海浪洶湧，上下起伏劇烈，哲榮扶著杆子，深怕重心不穩掉下去，阿福叔操一口台語：「免驚啦！這小 case 啦！」

聽說浪大時落差可以高達一兩層樓，他實在很難想像那種畫面，岸邊湧來的小碎浪，在海面上竟是如此狂放。強勁的東北季風今天南下，嗡嗡風聲，像是大軍吶喊。

看不到岸，大家合力灑網下海，唰的一聲，四周重回靜寂。

黑，延展空間無邊無際，坐在船頭，世界彷彿只有他一人，身邊景物都已被吞噬殆盡。父親和母親坐在駕駛艙內，阿福叔左腳踏著木箱，耍帥似的抽起煙來。漁船如同一盞孤島，收音機收訊不良，鴨子般的講話聲斷斷續續。

他感覺海浪，又下又上，像開開閉閉說話的嘴。時而失重，整顆心如離家般，出走一陣。船頭的燈突然熄了，阿福叔念了幾句「又擱來啊，擱燒去啊」，跟父親要了手電筒到後面去找燈泡。

四周更暗了，這幾個月來心情就像現在的所處的空間一樣，茫茫一片。遺棄，這個字眼跑進他腦子裡，他的世界不安晃動如海浪，總有許多難以控制的因素讓他頹廢無力。頭一次認真面對自己，自退伍後不過兩年，他卻長大了許多，從鏡中細細端詳，一副歷盡滄桑沒有精神的模樣，猛一看還以為自己四十了。他當然想站起來，只是他是溫室裡的花朵，而且一直以爲自己會是、應該是溫室裡的花朵。

一股鬱悶逼他向遠方吶喊，話語出口的霎時，就消散不見。

阿福叔叫他幫忙，身高一七五的哲榮不用踮腳就能裝上燈泡，通電，甲板照得明亮。「早就該換了，你看，這燈泡黑成這樣！」阿福叔拿著燈泡到後面丟，浪大了起來。

「快快快！收網了！阿福！」父親大喊。阿福叔從船尾跑來，風勢加大，濤聲紛雜，海浪不安分地騷亂起來，盪著漁船上下左右晃動。大夥抓緊漁網，全都挨在一塊，哲榮咬緊牙關，用盡力氣，但另一頭似乎有著千斤萬斤的東西壓著，完全靜止不動。

「海浪太大啦，使不上力！」阿福叔的聲音被海風撕成片段。迎著凜冽寒風，大家冒出汗來，船被海浪把玩著，一點主權都沒有。

天色稍微亮了，看到一條條前進的波紋如瘋狂漣漪。好兇，這浪氣勢凌人，不只到岸邊才想吞去一切，原來在海面上就一副霸主模樣。

後來還是拉了起來，網起的魚在甲板上蹦蹦跳著，靠著船板休息，海水竟潑了進來，纏人的浪，哲榮蹬的起身，幫忙父母把魚丟進冷藏箱去。天氣一樣寒冷，尤其身上濕了大半後，更是不停打著哆嗦，母親到艙內拿了件外套給他披上，阿福叔在船艙內持著方向盤，已經調頭，準備回港了。

天空半睡半醒，依舊停在微亮的蒼茫，雖是第一個出航，可回來時早有漁船返回，鐵棚下開始新鮮魚貨的交易。撲撲撲駛進港，卸下魚貨，接手拍賣的人馬立刻開始叫賣，吸引大量人潮圍觀，哲榮在一旁看著，大夥爲工作賣力，你一言我一語的售出一籃一籃魚貨。他坐在椅子上不忍離開，望著人群微笑起來，直到天色全白，母親示意要他回家休息，他才一個人徒步回去。

## 5

過年時小村以另一種面貌活了起來，不但越來越多人從外地返家，店家也開始播放應景熱鬧歌曲，賣起春聯紅包等等物品，整家店紅通通，一股喜氣洋洋的樣子。

除夕那天，父母不出海，爲了團圓飯到人數暴增的市場搶購，一早交錯紛亂的鞭炮聲讓哲榮無法入眠，索性蹲踞在椅子上，守著電視東轉西轉。

電視節目就像過年一樣無聊，哲榮沒有心情穿新衣戴新帽的，過去抱怨小村人少，死寂得可以，等人一多，又因不習慣而渾身難受，其實昨天今天明天對他來說沒什麼差別，不知道大家搞得熱熱鬧鬧幹嘛。不過老人家重視過年，出門前，父親對哲榮的叮嚀還在耳際：「過年，有精神一點，把桌上的春聯拿去門口貼！」

晚餐除了菜色豐富外，一點也沒有除夕夜的感覺。

往年過年都是怎樣？他試著回想，大多都是他霹哩啪啦的講，在哪裡怎麼樣，最近發生什麼事，火鍋氤氳的煙霧下，父母都只有點頭的份。

父母一搭一唱的對特別來賓的長相穿著批評，想炒熱他陰冷的氣氛，每至廣告，他們把臉轉回桌子，找不出話題的尷尬存在彼此，他依舊嗯嗯兩聲回答所有問題，母親看到那天他在船上拉網時的神采奕奕，以及之後的不忍離去，以爲他變了，結果，沒想到一切又恢復原狀，她只能懷念那時一家人緊緊窩在一起，爲同件事拚命的溫馨。隔天父親本來還想跟他談談，以爲他喜歡出海，要他一起上船幫忙，打開門，卻見他睡得死死，仔細想想，斯文高瘦的他適合這樣的工作嗎？小時候就一直希望哲榮可以有片天，不要來做討海人這樣辛苦的頭路。輕輕地，他將門帶上，妻子在一旁看著，兩老便出門去了。

母親對父親使了個眼神，父親變得不自在，又向母親瞟了眼。

「講啊！」母親低喃。

父親放下碗筷，清清喉嚨對哲榮說：「阿榮，你也該認真想想要做什麼了吧。已經好幾個月，找點事做吧。」

哲榮停止咀嚼，不發一語。

「村裡一些粗重的工作不適合你，我知道，我也了解你是讀書人，叫你搬東西、出海，可能不太適合，陳老師今天又打電話來問，你還是認真考慮一下，教書還不錯吧！薪水固定，又有寒暑假……」

哲榮沒有反應。

「這個時候，工作也不好找，村裡頭路又不多，教書不錯啦！就待在家裡好了。」父親難得以平靜的口氣，嘗試說服哲榮。

「我不會一直待在這裡。」哲榮冷冷落下一句。

「這裡有什麼不好，這可是你的家！村裡的人都很關心你……」

「都是你啦！到處跟人家說我失業，現在看我的眼神都怪怪的！」

「別人是關心你，很多人都有在幫你問，隔壁的阿秋姨和阿暖嬸都說當老師很好啊，不知你在考慮什麼？」

哲榮火氣直升：「他們喜歡他們去當啊……」

「你講這是什麼話？」父親火氣也上：「有這個能耐還不珍惜！」

「不管你，一個二十五六歲的人每天睡到中午閒閒不做事，不會不好意思嗎？幫你還要被你糟蹋，你會不會想啊？」父親繼續責怪：「只會一直吵著要到別的地方找工作，如果我不說，你一輩子是準備給我們兩個老的養啊？」

母親見戰火燃起，推推父親的手，不要讓他再說下去。可父親一生起氣就控制不住，語氣命令：「我不管你這麼多，等一下就去把單子簽一簽。」

他沉默，父親從農民曆裡拿出那張聘約書，哲榮突然站起來衝出門外，不顧在後頭追趕叫喚的母親，及電視上放錯時機的罐頭笑聲。一路奔著跑著，直到海邊才喘吁吁停下來，他只想離開這裡，投靠誰都行，打電話給以前在公司的好友，電話那頭卻傳來這個電話暫停使用的機器女聲，或是搭公車離開吧，去領錢，自動提款機螢幕卻顯示您的餘額不夠幾個大字，能走去哪，他一點都不知道。

躲在堤防後面，強勁東北季風的今晚威力最大，沒有穿外套的他身體發抖，漆黑一人，只有這片海相伴。

新的一年要來了，腦子裡孵育出的卻都是過去。沒有任何新希望可以許，黑夜正在焚噬著他，好冷，頭重腳輕了起來。

聽濤聲就知道海浪的凶猛度，一步一步向前喇喇啃食。他勉強站了起來，烏雲密佈的天空遮去一切光源，黑鬱鬱一片。他獨自走著，什麼都不想思考，感覺像在睡覺。但他沒有發現自己還是折返了，往家裡返去。只是這麼一刻，他忽然打消一切念頭，準備就這麼下去好了，睡多久算多久，不想醒來。